



鬱金香花開

音樂大師李泰祥 勇抗巴金森

撰文／沈沛辰

懷著希望就有希望，
帶著歡笑就能歡笑，
一心成功必能成功，
智慧才是最高財富，
健康更是一切的根本。

— 李泰祥

「一條日光的大道，我奔走大道上……雨季過去了，上路吧！」

相較於《橄欖樹》的空靈，李泰祥這曲《日光大道》，更是振奮人心，一如他生命將盡時所展現的熱情率真。

家喻戶曉的音樂大師李泰祥生性坦率而浪漫，才華洋溢的他，一生創作不輟，卻不拘名利、瀟灑自在。而這樣熱愛生命的他，卻在創作巔峰，正值壯年時被診斷出罹患巴金森病。

與巴金森幾番交鋒

從小受父親啟蒙的李泰祥，少年時期就拉了一手好琴並學習作曲。音樂相隨的一路上，他創作出無數首膾炙人口的歌曲，人生

可謂一帆風順。

1988年，李泰祥總覺得脊椎不太舒服，一開始以為是骨刺，經過幾次就醫，才得知自己罹患了巴金森病。有別於一般人的恐慌，開朗的他並沒有放在心上，他總樂觀地認為，再過不久，醫界就會知道怎麼治好他。

因此，發病的第一年他沒有積極治療。直到有一天，雙腳開始不聽使喚地痙攣，難以忍受的疼痛讓他無法行走，他才開始服藥控制病情，身體狀況也逐漸恢復。然而，藥效維持了一、兩個月後，典型的巴金森運動障礙症狀開始出現，此時李泰祥才驚覺，不能對巴金森病等閒視之。

遺憾的是，被病情驚醒的他，卻停止藥

物治療，轉而求助於中藥養身、針灸與推拿，也嘗試各種偏方。然而這些對病情助益不大，於是他重返醫院接受正規療法。巴金森病需服用的藥物繁多，向來不拘小節的李泰祥經常沒按時服用，甚至狀況好時就忘了吃，造成病情起伏不定。而藥物的副作用，也讓他有好一陣子無法做複雜的思考，作曲移調經常判斷錯誤。最嚴重的時候，手曾顫抖到拿不住東西、畫不成音符；畫歪了，連拿橡皮擦修改的力氣也沒有。

留下美好 缺陷便不重要了

力抗巴金森的第一回合，在顫抖、肢體障礙等症狀的侵擾下，李泰祥雖然負隅頑抗，但日復一日在希望與失望中迴旋，最後竟跌落谷底的感覺，讓他逐漸陷溺，意志消沉。

幸好，他在音樂中沉澱，想起失聰後的貝多芬，仍能振作譜曲，為世人留下鉅作。於是他告訴自己：「與其為生命的不完美怨天尤人，不如將自己最完美的部分呈現出來，那麼，缺陷的部分就不那麼重要了。」他咬緊牙關撐下去，決定窮盡生命的餘力去追求理想。

在這十幾年的抗病過程中，他更體悟到：「愛」是創作的泉源，唯有愛，音樂才能深入心靈。「一個人如果有成就，但無法與人結合，成就也是枉然。」於是，他的歌裡，更加著重音樂與人之間的聯繫。至此，巴金森病只能干擾他的生活作息，已無法干擾他內心豐沛的情感與對夢想的執著。

哼唱中接受深腦刺激術

2000年，經過11年抗戰，藥效逐漸減退，

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，李泰祥一反從前對外科手術的抗拒，勇敢接受深腦刺激術(DBS)，期望藉此改善病情，完成未了的願望。

深腦刺激術是在腦中植入電極，藉由電刺激改善症狀。由於手術過程病患需保持清醒，才有助於找到正確的植入點，因此僅做頭皮局部麻醉。為了讓李泰祥放鬆心情，醫師在手術進行中特別播放了他的作品，李泰祥竟然就忘情地哼唱了起來，一時之間，全場氣氛感人。

術後，李泰祥積極復健，希望能恢復體力投入創作；慢跑時則穿上一身明亮的粉紅色，以提振自己的精神。治療前，他走路常跌倒，復健半年後，雖然還不能完全恢復正常，但已不會跌倒。身體狀況好轉，讓他生活逐漸步入常軌，同時也有餘力推動台灣本土及原住民音樂文化。

鬱金香花開 走出巴金森

2006年元月，李泰祥轉往花蓮慈濟醫院更換DBS的電池時，譜寫了《鬱金香花開》來鼓舞病友。那年，兒子的婚禮更讓他一掃陰霾，笑說：「病情控制穩定，有時都忘了自己生病這回事。」

與巴金森病一起走過二十載，如今李泰祥雖已病逝，但他樂觀的精神卻依然鼓舞著大家。這股力量，來自阿美族馬蘭部落原始的生命力，也來自家人朋友的支持陪伴，而李泰祥自己的堅持，更是一大動力。在走出巴金森幽谷時，他曾說：「一個人的一生，若能執著於他的夢想，生命一定美麗、動人而完整。」